

冷朝剛



男，苗族，中共黨員，貴州省銅仁市思南縣人。1999年12月參加工作，200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現任塘頭鎮青槓壩村黨支部書記、村民委員會法人。

2017年12月，被貴州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授予「全省脫貧攻堅先進個人」，2019年6月被貴州省委授予「全省脫貧攻堅優秀基層黨組織書記」，2021年2月被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授予「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」稱號，2021年6月被中共中央授予「全國優秀共產黨員」稱號。近日，當選為貴州省黨的二十大代表。

基層代表故事

李娜保



女，拉祜族，中共黨員，雲南省瀾滄自治縣酒井鄉勸根村老達保人。1983年出生，老達保快樂拉祜演藝有限公司創辦人。

出生在一戶普通農家，有着過人的創作天賦，13歲時學會彈吉它，16歲開始自己創作，後來帶着自己的作品走上央視舞台。創作的《快樂拉祜》備受觀眾喜愛。2013年6月，帶領鄉親們成立演藝公司，一半的村民成為演藝團的成員，唱着歌跳着舞脫了貧，至今演出收入達到380多萬元人民幣。

曾獲得2016年全國脫貧攻堅獎；2020年獲評「全國勞動模範」。中共十八大、二十大代表。

老闊「轉行」村支書冷朝剛：活用生意經建廠修路蓋新房

貴州省思南縣塘頭鎮青槓壩村支部書記冷朝剛很精明，在做支部書記前，他編過草鞋、下過煤窯，當過一年穩賺十來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農資店老闆。他也很傻，放着賺錢的生意不幹，偏偏回村當每個月800元補貼的村幹部。二十幾年，冷朝剛從主任幹到了支部書記，也將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2年的不足1,200元帶到2021年1.62萬元。

「他是個好人。」年近古稀的青槓壩村民冷乾義夫婦異口同聲地說，「他原來自己做生意，後來不做了，約我家栽大蒜，第一年我栽了兩畝，得了八千多塊錢，第二年發展到三畝，得了一萬多塊錢。」



◆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青槓壩報道

冷朝剛是在1999年當上村幹部的，上任第一件事，就是借用早年自己做生意的經驗發動村民養雞下蛋、種辣椒和大蒜，又動用自己的積蓄，讓村裏負責收購和銷售。由於當時市場信息不靈通，信心滿滿的冷朝剛被打了個措手不及，收到手的辣椒賣不出去，自家生生損失十多萬元。即便如此，冷朝剛仍不斷地探索着全村致富的路子，他覺得，青槓壩村缺的只是一個機會。

中共十八大以來十年，是青槓壩村發展提速和精彩蝶變的十年。青槓壩村地處貴州山地，村民居住分散。2013年，青槓壩村莊整治邁出第一步，首期52戶200多人集中安置點建設啟動，2014年和2015年陸續開展了二期和三期集中安置，共有128戶近500人從過去分散在半山和山頂不宜生存的地方，搬遷到交通便利的村莊和街道，住進新房子過上好日子。

「加工」採石場變身建房地

冷朝剛的生意頭腦也遇到了發揮的機會。當時青槓壩村所屬思南縣與劍河縣之間的一條高速公路正在興建，與青槓壩村擦肩而過。冷朝剛向工程方提供一片荒山供採集石料，條件是由工程方事後把採石場弄整齊了再交還村裏。村裏沒錢，冷朝剛和副支書趙曉虎等人，以個人名義向銀行貸款，對場地進行「加工」，用於整治集中安置點的建房地。一進一出賺了七八十萬元。冷朝剛和趙曉虎統一了意見，全部進入村集體積累，用於後面的二期、三期村莊整治住房集中安置。

2013年村集體開辦了餐飲店「幸福居」。從那時開始，青槓壩開始飛速蛻變，幾乎兩三年一個大變樣：2015年開建糖蒜和糟辣椒加工廠，從原來的蒜和辣椒種植向深加工產業鏈延伸；2017年，青槓壩村開始了國家地理標誌產品思南黃牛的養殖；2018年興建了集餐飲住宿、休閒娛樂為一身的森林山莊；2019年，啟動九米寬、兩千米長的進村大公路建設；2020年開建6米寬、6.5公里長的環山水泥路，以及1,200米的登山步道。同年，森林山莊進行了二期擴建。

2021年，青槓壩還瞄準市場引進設備建成了辦公用紙廠。嘗到甜頭之後，青槓壩今年又投資建成了抽紙廠。截至目前，青槓壩村各項集體產業項目資產已達5,200萬元，村集體經濟收入600萬元。

作為黨的二十大代表，冷朝剛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近十年來，他們荷包鼓了，村莊漂亮了，吃上旅遊飯了，脫貧致富了，都是因為乘了中央鄉村振興的政策東風，一切少不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與支持。基層黨組織在幫助農村脫貧攻堅過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。今後，他們還會繼續發展下去，讓老百姓的收入進一步提高，徹底實現鄉村振興。



◆冷朝剛（右）與村民冷乾義夫婦交談。

讓村民活得更有尊嚴

貴州省思南縣塘頭鎮青槓壩村曾經很窮。窮到什麼程度？「青槓壩田大丘，三年兩不收。有女不嫁青槓壩，紅苕（編者註：紅薯）拌飯酸菜下。」

青槓壩還有一個綽號，叫「草鞋村」，即村民窮得只穿得起草鞋，而編草鞋也是村民為數不多的額外收入。最要命的是，為了找一點鹽巴錢，早年間，村裏青壯年小夥絕大多數會跑到當時遍地開花的小煤窯挖煤，冷朝剛也不例外。

2009年，在冷朝剛當村幹部的第十個年頭，他住進了貴州省醫院，早前下煤窯患上的塵肺幾乎要了他的命。被麻醉後躺手術台上

的他模糊地感覺着手術的全過程：「好像就是一根管子伸進去，用一把粗刷子在肺上刷，再用一根管子把刷下來的髒東西吸出來。」

這種恐懼即便在痊癒出院後都深深地刺激着他：自己的命是撿回來了，但鄉親們還在打草鞋或挖煤，難說不會像自己一樣，甚至可能就此丟了性命。這激勵他拚了命一般尋找致富的方法，讓全體村民能夠脫離靠下煤窯、打草鞋過營生，把生活過得更有尊嚴和價值。

拉祜族「百靈鳥」李娜保：讓村民唱着歌跳着舞脫了貧

在雲南的深山之中，藏着一個拉祜族人的音樂之城——老達保村，這裏無論男女老幼，都能歌善舞，自帶音樂細胞。隨着《快樂拉祜》、《實在捨不得》等歌曲的傳唱，老達保的名氣不斷傳揚，而拉祜村民也登上了全國乃至國際的演藝舞台。

「以前我們唱歌跳舞是自娛自樂，現在我們唱唱跳跳賺到了很多錢，這幾年，通過演出獲得的收入有380多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鄉親們不僅脫了貧向着更好的生活邁進，也讓我們拉祜文化得到了傳播。」出生於老達保的李娜保說，即將到北京出席黨的二十大，她特意創作一首歌曲，要將這《幸福的時代》和拉祜鄉親的心聲，唱給大家聽。

◆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曼煦 雲南報道



大家都說，老達保的拉祜族鄉親「會走路就會跳舞，會說話就會唱歌」。在這裏，有一種快樂方式，就是白天在地裏做完農活後，夜晚會點起篝火、抱起吉它、吹響蘆笙、唱起歌兒……勞作的辛苦瞬間在山林間化作快樂的音符。

這來自山間的快樂也打動了山外的人。2006年，李娜保帶着原創的歌曲登上央視的舞台，人們被樸實歡樂的音樂征服了。「沒想到那麼多人喜歡我們的文化。」李娜保說，這激發了她的創作熱情，回到家鄉，在她的帶領下，鄉親們和她一起創作起了歌曲。她自己創作了《實在捨不得》等歌曲30餘首，全村群眾自創的拉祜族民歌達300多首。

演藝人員年人均分紅1.8萬餘元

隨後，李娜保帶着鄉親們四處去演唱這些歌曲，大家的收入也得到增加。2013年6月，她組織成立了「瀾滄老達保快樂拉祜演藝有限公司」，讓村民們都入股，一起演出，一起分紅，帶着鄉親們一起在唱歌跳舞中脫了貧。

李娜保把拉祜族的快樂、愛情、文化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都寫進歌裏，自己唱，也和鄉親們一起唱。無論在什麼情形下，聽到她的歌聲，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揚。李娜保漸漸成為當地的明星，大家都愛稱她為「拉祜百靈鳥」，而隨着她一起成為明星的，還有因為「公司+農戶」旅遊脫貧的老達保。

「我們老達保一共有119戶500多人，剛開始在演藝團的人不多，大概四五十個，後來到了200多個，差不多一半的人都加入了」，李娜保說，寨子裏從80歲的老人，到3歲的小孩子，都會出現在演出的隊伍中。近幾年，老達保的名氣大了起來，不少遊客慕名而來，李娜保又帶着大家編排了幾套節目在寨子演出。迴蕩在山林中的歌聲歡快而獨具拉祜族風情，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觀賞。近十年間，公司演出800多場，全體村民年年都能拿到一筆分紅，其中演藝人員年人均分紅達1.8萬餘元。

「現在我們還做一些拉祜族的工藝品，有不少地方的人會來訂貨。」正在指導小姐妹做拉祜族包包的李娜保說，「我們寨子裏還開起了民宿、農家樂，遊客在這裏有吃有住有玩，多停留一下可以多一點了解我們的民族文化，對於鄉親們來說，也多了一筆收入。」在剛剛公布的一批擬確定的4A旅遊景區中，老達保名列其中，李娜保高興地說，希望更多的人來到老達保，更希望藉此將拉祜文化發揚光大。



◆李娜保（後排右五）與老達保村民編排快樂拉祜風情實景演出受到各地遊客的喜愛。

「小」事情見「大」變化

準備去北京出席黨的二十大的李娜保，最近走家串戶地收集大家的意見。正值秋收季節，當李娜保在一戶農家得知他們家收成很好，大家都開心地笑了。李娜保表示，沒有想到自己能第二次當選全國黨代表，這一次，她要把寨子這十年的變化和對未來的希望一併帶到北京。

李娜保說，這十年過來，老達保變美了，寨子通了石板路、柏油路，通了水通了電，美麗的環境吸引了更多遊客到來。他們還建起了代表拉祜文化的非遺項目《牡帕密帕》的傳承館。「現在黨的政策好，總書記也很重視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，所以我們現在在每一個居民都過上了幸福生活。」李娜保說，這是她最想帶到北京去和總書記分享的消

息。「要是能把溫泉水引到我們寨子就能解決大家用熱水的問題」「寨子裏的電線應該把它埋到地下去」「有一些老百姓建不了房子，應該適當改動一下」……這是李娜保第二次當選全國黨代表並經調研之後收集到的百姓意見，但這些也從另外一面證明了，少數民族村寨村民們所關心的問題，不再是基礎生活的問題，而是對「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」更進一步的需求。李娜保覺得，正是這些小事得到了黨與國家的重視和解決，才讓百姓們真正感受到了關懷，切切實實地過上好日子。

讓李娜保掛心的，還有拉祜文化的宣傳和傳承。最近她一直在思考，如何邊開發旅遊，邊守住原生態的民族文化。她希望，這能再次得到國家的重視和幫助。